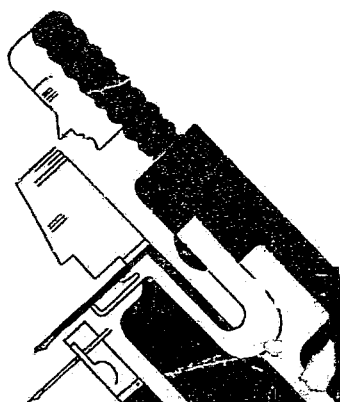




千秋九分叢書

第二種 金滿成著

動搖的心



種二第書叢分九秋千

心的搖動

剖解新的在內名一

著成滿金

行發社版出秋千海上

海 上
局 務 印 方 大
印 承

動搖的心

金滿成著

一名內在的新解剖

一 戰區中一般的收獲

我以一個新聞記者的資格，被派到這一次川戰後的戰區去視察農民生活的概況，實在是一件非常有興味的事。不消說地帶綿亙七八百里，死傷軍隊六七萬，人民流離失所不計其數的大規模戰爭之後，所有一切，無不是我們新聞記者的材料。

我們三四個人，親眼看見一個大坑中有幾十具屍體，面上的兩位內戰英雄所謂××軍大軍人者，大腿上的肉正被狗拉扯齧吃着，真叫人感覺到一種特殊意味。不過類如此，還不是甚麼了不得



的興趣；每個所謂隨軍記者，背了鏡箱，那一個不曾看過如此的現象？

于是使我們感到興味者，乃不在戰爭的影響所及的直接材料；那無非是一些人民損失的總統計表冊，是有心研究農村經濟問題的一種學者似的參考材料。使我們感到興味者，是戰爭以外的奇特風俗習慣的了解，民間故事的收集到，非常人物的遇合着。

比如在內江，到了一個城隍廟，看見人民爲城隍娘娘設備的好床鋪上睡着一個和尚；這就成了我們最好的笑料。

「唉，和尚，你大白天竟自同城隍娘娘睡覺麼？」

驚了一下，和尚看見我們無禮地闖進門起先有些生氣，隨後怕了，隨後又自然起來：

「城隍娘娘白天是不睡覺的，……」他也玩笑起來。

「但城隍老爺若果知道一個和尚白天睡在他太太的床上，這晚上的事就可想而知；不吃醋麼？」

哈哈地通通笑了。

在四川內部繞了一個圈子，最後才到了上縣，於是時間晚了；一切戰後的狀況已經大體恢復；人民也不大高興再談這件不幸事的過去。所以，就是僅僅我們幾個新聞記者也把這談戰慾的火點不起來。于是我們不用說照相，看戰場上的屍身成了不可能；就是想打聽打聽戰後的物價指數的變遷概況也完全辦不到了。我們只在這城市的馬路上無聊地閒逛着。

在準備上船的前兩天，忽然遇見一個朋友。

「唉，沐華，原來你在這裏？」

大家驚訝了一番才互相說明在此地相逢的一定理由。我們這一

面『戰區視察團』的話自然說了一套。那一面呢，他就說明他是×委員會的委員，是軍部派他到這裏來工作的。他把名片送了一張給我和我的同伴；原來他已改了名字叫作『張蔚雲』了。

『你怎麼來幹這樣無聊的工作？』我問。

『爲了吃飯，這話還不明白麼？爲了吃飯，比這更無聊的工作恐怕還要作呢！』

說了一陣，大家不便在馬路上談話太久；於是他就同我們到了旅館。他總是有官的嫌疑，晚間非請我們吃飯不可。正是無聊，自然就答應了。

在吃了幾杯酒以後，大家就開始放縱地談論起來。這裏，乃至把最威嚴的軍長也拿出來批評了一下。不知談話又如何會轉到我最不喜歡討論的黨的問題，而使我想起一段昨天看過的新聞。我說：

「蔚雲，這事你大約不會不知道。怎麼昨天L縣日報上載着一段消息，說這裏城外甚麼村那裏一個廟子裏面的尼姑是××黨？」

——尼姑是××黨？

——是呀，報上是這樣說着的。

——不錯，孟明兄。是有這麼樣一個尼姑，現在人雖是拘留在公安局裏，案件却由我審判的。

——是不是真××黨呢？

——大概不是真的，不過現在正在搜求證據。想起這案件，說來真是一段小說材料；孟明兄你一定會把他寫成小說的。非常有趣味。問題本來該從開天闢地說起。不過簡單說，有一個尼姑，叫作李哲明，是富順縣人，樣子很漂亮；這裏有幾個人想愛他，愛不上，就告發了他是××黨。

——那麼，事情還是很簡單！

——不，並不如比簡單！她不幸又果然有嫌疑呀！因為第一她的來歷很不明白；第二，她的思想實在有些危險的傾向。……」
樣子漂亮，思想危險，這立刻引誘了我們的興趣。我乘着酒興說：

「我們可以去看看這位尼姑女士麼？」

——可以的！當然，如果你們這幾位大新聞記者去，大家還十分歡迎呢！

事情就如此決定了，第三天到公安局去。

二 見着了那尼姑

在公安局的拘留所裏，其實犯人並不多；不過女犯的部份到有

四五個，這有點不大相稱的意味。尼姑李哲明這時是睡在一張木板床上的，蓋了一床很破很髒的被蓋。地下溫氣重，屋子的光線暗，巷子中時時發出屎和尿的臭氣。我們一共有六個人，不用說不能全體擠進屋子去，就是門口站的地方也成問題。而小黃生死要替她照相，便叫我們更不能維持適當的姿勢。她勉強坐起來應酬了一下照相以後，又睡下了。

『我們想同你談談，不知道高興不？』

——有甚麼不高興。不過這地方太髒，把你們幾位得罪了。像孟明先生，我是好幾年前都讀過先生的文章的。今天能夠遇見，也就榮幸的很。』她咳了幾聲嗽；這是看得出她是真病了。

我正想提出幾個新聞記者應有的具體問題來問的時候，公安局長追著來了。

「真是對不起，沒有來迎接諸位。剛才他們沒有通知我，後來我才曉得。這裏辦的很，請諸位在客廳去坐坐如何？」

——不必，我們很忙，又想問問這位女犯的情形。

——不要緊，諸位儘可到客廳去，我叫他們把她提到客廳來同諸位談談好了。這位犯人還有些不同的地方，請到客廳去罷，這裏也不方便談話。

——那很好，我們希望局長能把她提出來同這幾位先生談談。

……

坐在客廳裏把茶吃過後，李哲明被提上來了。穿一件灰布的旗袍；平底皮鞋，除了頭上戴的一頂和尚帽而外，全身並無尼姑的裝束。樣子並不如張蔚雲所說的那樣漂亮，因為年紀好像過了青春了；但一對眼球，却還留下她的媚人的姿態，全身有着不可磨滅的肉

感引誘力。

不敢坐，可是我們請她，終于坐下了。不消說，我們沒有許多時間來說無聊的客氣話，我們只得開門見山地請她敘述這一次事變的經過。她于是用一種清脆的聲音作下列的談話。

『這一次我真是受冤枉。我是一個女子，我是一個青年，我應當有這時代應有的思想；但我却與任何黨派沒有關係，這是實實在在的。我是富順縣的人。我不願意告訴諸位我的父母是誰。總之，家裏很有錢，父親自己燒了幾十口鹽灶，還有兩口鹽井。我今年二十七歲。二十歲那年我正是中學畢業到上海去進大學。我在大學讀了兩年爲了鬧風潮，學校把我斥退了。又爲了講戀愛不承認家庭的婚姻，父母都同我斷絕了關係。這時我就靠朋友維持我生活。可是我生平最好的一個朋友，給人家槍斃了……隨後，在二十五歲那年

我又被一個愛人捨棄；因此對人世萬分灰心，所以才來作尼姑。本來想自殺的……

——你作尼姑就不錯，可爲甚麼又還不能斷絕塵緣呢？大家都說你還在向甚麼愛人通信，紅信封綠信封一大堆；所以這樣你當然給人懷疑了。」張委員問她。

這裏，她臉紅了一下。但她繼續說：

『所以我這回也想過。大家說我是甚麼黨，我就承認了罷！反正槍斃我就完事，我真還不想辯論呢！』

——女士，不必這樣想。現在公安局已把這案件移歸縣政府，縣政府已交××委員會辦理了。我，我就是主辦你的案件的主辦人；我敢向你担保，不會冤枉你的。

——但是叫我活受罪，就不幹呀！……

隨後我們本來還要多問她許多話的，但爲了局長擺着點心等我們吃，面上又很不能忍耐我們多同這女犯說話的樣子，所以如此就宣告結束了。

不過我的好奇心終不能在這件事上如此停止；不但吃過局長的點心後我還在追問這件事情；就是我到了C城以後，我還失悔當日不曾要求張蔚雲，把這位尼姑的一切文件給我讀一讀。因爲她，無論在表情上，在談話上，處處顯露了她是一個不平凡的女性；而在命運這樣捉弄她過了如此生活的以後，此不平凡性當然格外大了。可惜我僅是一個普通的新聞記者，爲了生活，我沒有法子去了解一切人類啊。這事我一到由上縣上船以後丟淡了許久。

x
x
x
x
x
x
x
x

三 情事的轉變

在報社裏，忽然讀到一篇上縣的通訊，消息是異常驚人的。原來，我的那位委員朋友張蔚雲者，據說最近的一天晚上，在同他委員會去的時候，路上被人暗殺了。這是軍部委去的委員，被人暗殺是一件嚴重的事，所以公安局方面縣政府方面通通注意地在緝拿兇犯。社會一般的傳說是此事與在拘留所的李尼姑有很大關係。因此軍部也注意了這問題，要把她調來審判。一切關於李哲明的文件，現在已經先行送到軍部，犯人是日也可以到達本處了。

于是，在我們報社把這消息登出去了以後，各新聞記者都熱心地打聽此事。最後以至于披露了李哲明的許多手筆。最叫社會感到興趣的，是這位尼姑有着甜蜜的戀愛信。此外她作的許多遊戲文字

和同愛人照的像片也通通披露了。問題既是成了社會的注意問題，所以軍部的司法處到特別留心找了一下確實的證據。結果，反而出人意料地宣判了她無××黨罪而有過激的思想，與此次暗殺委員案亦無關係，如此判了徒刑三月。有一家報紙，作了一付頗爲滑稽的對聯說：

『我未運動農工，竟誣共黨？』

人誰不講戀愛，豈但尼姑？』

似乎十分確切地說明了，認識了李哲明的性格。不過，關於李哲明作品，所謂有煽動性的部份，是各報都不曾揭載的。原因是軍部方面，不肯公開。我託了許多朋友，說了許多負責任的話，最後才得到軍部去讀到關於她的一切文件。我覺得較之各報所發表的一切還更有趣味的東西，是她的日記的某幾部份。在這裏，我勉強就

記憶所及的記一些在下面。這裏執筆者雖然是我，但我想把說話的口氣，責任，思想，態度，對社會的觀察法，儘量地作到她自己所寫的一模一樣；一模一樣到我頂多不過是一個翻譯人，而她是一個原作者。如有不忠實的所在，×××軍×××軍部尚有「原件可查，」那有甚麼關係呢？

（年月日從略）……我的思想並不奇特而是異常平庸；但是我相信世界上只有平庸的思想才是偉大的思想。因為平庸所以是這時代的，這地方的，大多數人的。所以我若感覺到這世界不成話，那麼大多數人也一定感覺到不成話的。我想把整個的世界推翻，把整個的人類改造；大多數人也一定同樣在想着罷？既是大多數人同樣想着，就一定該同樣地工作起來；那麼這種形態的社會組織，爲甚

麼不能改變過來呢？這一定是大多數人只是把自己的要求隱藏在心中，彼此不敢說出來，永遠地便如此埋沒了，而人類社會就永遠不能前進了。

各個兵難道都願意去爲殺人而自已死？但是各個兵都上戰場了；各個工人各個農夫難道甘心每日如此勞苦？但各個工人各個農夫却照常勞苦工作了。

總有一天，所有這不滿意這世界的人們，會大家明白地宣佈他們的不滿意的所在，會大家明白地說出他們的要求，會大家集合起所有的能力，幹出很光明燦爛的事情來的。

這時，你，壓迫者，你是如何地得意；

但是何敢相信這世界不會往前走？

人類，無論誰都有他得意的一天，

而且，不遠了，我們的這一天就近在咫尺！

四 日記的主要部分

不知道是那一位資本家，在上海要建築一座二十層以上的高房。在這房子成功了十九層以後，一切工人的上下，完全靠起重機了。一個方匣子，裝着四個工人，由一條維一的鐵繩由地平吊上二十丈高的屋頂。這一種吊法，在懸空的時候，實在是一種驚人的冒險。所以過路人都引頸高望佩服這些工人們的勇氣。

若干次中有一次，不知是繩子斷了呢還是鉤子脫了；軋搭一聲，那裝工人的匣子約由十丈高怕死人地掉了下來。三個工人受了重傷，一個當時就死了。

由第二天報上的紀載，知道這個工人的情形甚慘；頭部完全摔

破了。他家裏還有一個年老的母親，一個懷了孕的妻子，三個未滿十歲的小孩，住在楓林橋的橋溝邊破船的草篷裏。家裏自然是沒有產業，全憑他的工資來維持一家最低度的生活。作工，受傷，死了，資本家賠了一百二十元。

資本家在這裏，頂多不過是賬簿多一點黑點，而這工人的生命便宣告了結束；由這生命才兌換來那一百二十元。他的母親該是如何地傷心！他的妻子該是如何地可憐？他的孩子們該是如何的不幸呢？但得了這一百二十元後，有誰再來過問呢？這些錢，養活這些孩子頂多不過能支持一年罷？兩年罷？這一兩年以後呢？他的老母，他的女人，豈不會變成拖一羣孩子的乞丐麼？我們看見冬天，馬路上，有女人把小孩子脫得完全赤身，故意凍壞那小孩來求善人憐憫；這些乞丐？這些小孩豈不是那爲了資本家誠心服過務的工人的

遺產麼？他們無論摔死，無論老死，無論失業，最後總不免會墮入這樣的不幸。

細細地想，無論有錢人所享受的任何一切，那一件不是由工人的冒險辛苦得來的。像這樣高大樓房的建築是自然不消說得；即如仕女們穿的毛織物，那不是多少辛苦的人在冰天雪地養牛，養羊，養駱駝的結果麼？穿衣鏡，盜器，陳列起來是如何地鮮明潔白可愛！但是，看看玻璃廠罷，瓷窯罷；首先那瓷粉的不衛生，那火爐的過大熱力，那各種藥水顏料的臭味，那工人們工作的勞苦和代價的稀少！

吃飯？吃麵？吃豬肉？吃魚？有錢人可以隨便命令廚子自由選擇，樣樣都有；但這一切都由于農夫們的起早經晚，晒大太陽淋大雨，聞人糞臭，聞豬牛屎臭的結果！

設使世界上沒有這陣多可憐人在那裏辛苦，無論你是最有錢的資本家，最大勢力的軍閥，你能不能親身去坐起重機吊的匣子呢？你能不能去喂豬喂牛喂駱駝呢？你能不能去吹玻璃磨瓷粉呢？你能不能去燒石灰調土敏土呢？這時你的鈔票有甚麼用？手槍又有甚麼用？

整個的世界，完全由窮苦的勞動者一手包辦而成，當然，他們應當是最重要的人物；然而他們到成了爲人輕視，爲人利用，而自己僅僅取得一碗可憐的飯吃！反之，那些利用他們的人，到把一切通通享受了。

記得有一天，我親眼見着這現象：有一個不過十一二歲窮的女孩，穿一身不消說得很破的衣服，提一個與她身份相稱的大籃子。頭髮很可憐地只有稀稀的幾根，面色是餓得來黃而且瘦了。看着她

偷偷地走進了對面建新房子的所在，揀了不少的碎木片出來。一下就不幸被看守房子的巡捕看見了。如狼似虎地他把她的稀稀的幾根頭髮用力抓着，搖了幾搖，搖得那可憐的孩子面色都嚇來轉青了。

『給你說過不准你來，你還來！』

一下把所有木片倒了在地下，而用腳把她的破籃子踏了幾下，籃子也幾乎不能再用了。最後那巡捕還踢了她一脚說：『滾！』那孩子提着破籃滾了。但不遠，她還掉頭看了一下她的木片，她幾乎要哭出來的神情。

這是一幅悲慘的圖畫，是新興文藝的詩的好題材罷？然而那些理論家們都到跳舞場去了，誰來收集這材料呢？我們揣想，那孩子是奉了媽媽的命令來檢這木片的罷？媽媽的丈夫或者是失了業的工人，今天買米已經是當衣服的錢，買柴成了不可能了所以才叫這孩

子來冒險。家裏等着孩子的木片才有飯吃呢！孩子回家去說，木片給巡捕倒了，自己還挨了打；孩子哭了。朋友，假如你是這孩子的父母，你作何感想？比如你從前是玻璃廠的工人，爲有錢人盡過如此大的氣力，你現在失了業；你的哥哥是修房子的工人，不幸摔死了；你現在就沒有錢買柴煮飯！你再想，假如你自己的女兒，你肯麼？假如你有錢，你不會憐惜你的孩子麼？你不會早送她在學校去讀書去了麼？你肯忍心叫那樣有力的巡捕抓着她可憐的幾根頭髮亂搖麼？

五 如何地不幸

（年月日從略）他的被人槍斃，到今天足滿一個月了。在這一個月之內，我是如何地可憐！我不敢想他，我想起他死的印象是太可

怕，太慘酷了。我只有哭，只有流淚，才能安慰我自己；而且只有哭，只有流淚才能安慰這死者罷！

不過，不知怎麼，漸漸地我的心腸轉達觀了。我覺得我們兩人雖然是很愛，但他的死也並不就值得如此悲傷。生在這時代，這地方，你必然會這時代這地方的思想；若說這思想就是被人槍斃的理由，那麼這被人槍斃的命運，至少是在你瓜瓜落地那一天就已決定了。我的將來未必不是一樣。槍是在別人的手中，草地坪也到處都有；幾塊錢一個月的劊子手不在少數。別人一個玩笑，想把你推到草地坪上叫你跪，只要那樣拿槍者的食指頭一灣；子彈形容不出那麼快地達到了你的頭部，揭去你的腦蓋，許多胆大的小孩拍掌笑了，死在這裏看起來乃是異常容易。像我這樣，留在世界上，多番想自殺而沒有勇氣，比起來真覺得他那樣還是痛快了。

看啦，窗外的月色格外可愛了；對面那未完工的房子內，好像是有有人在說話的樣子。啊，在哭麼？是一個女孩子的聲音麼？

忽然想起B來。本來決計不願意再想到此人。在我的他未死以前，他是我們一個有價值的朋友；死以後的幾天，還不失爲一個有價值的朋友。在外表上，在他的言論上，想不到他懷着這種無聊的野心！

『我許久以來都愛了你……』

真是放狗屁不如的話了。昨天晚上說了此話後的他，更因爲看見我沒有甚麼話回答，也就死也不肯走。好罷，你就睡在我的房裏，看你怎麼樣。半夜，他動作了……。是的，我可以允許他一切要求。在我的情形下，同這樣一個大學教授結了婚也不是壞了。況且，難道還有甚麼真操觀念伴着我這樣的思想？我是一個一身之外毫

無牽掛的自由女子，我不可以任意給任何一個男子麼？但是，莫明其妙地，對於他這種舉動總感到惡厭，討厭，最後甚至于想打他的耳光；雖然不會作出來，終於說了：

『你這種行爲，實在不是偉大的朋友的行爲而是侮辱我！』

——愛你就不是侮辱你！

——是侮辱我，你去罷！』

我莫明其妙地越更生氣了。老實說，若果這一次的事件是由我發動，我這是會很自然地愛他的；但由他發動，我立刻感到我是可恥，似乎如妓女似的可恥：因為我想到他是在借錢給我用的。設使是我在借錢給他用，我會愛他的……

『好，你既不肯，我們從此就不能再見了。』

爲甚麼？爲甚麼？經濟條件來要挾呀！

『好的，你以後頂好是不要來見我！』

就這樣決定了。本來說出那話未必不後悔。但已經說出了；由他去罷。我非痛改我的生活不可。這樣生在世界上，不自殺是毫無意義的……

（年月日不明）B認了真不來了。好的，你也算得是一位英雄！你明知我的經濟沒有辦法，你是英雄！

算了罷，既是沒有勇氣自殺的人，不管你理想怎樣高尚總得受人間一切折磨。實行我的計劃罷！作尼姑去！作尼姑去啊！

……（中略，往下略選錄她到了四川後的日記）

人類充滿了的不幸。作了尼姑還不能把這不幸完全免去，其充滿的程度，就可想而知。莫明其妙的，B爲甚麼會發現我在這裏呢？而且我新改的名字他也知道呢？爲甚麼他對我的愛還不灰心呢？

這樣三五天來一封甜甜密密地愛情信有甚麼理由呢？你如果有這許多精力來追逐一個女性，尤其是我這一個叛了面孔灰了心的女性，你爲甚麼不可以作一點其他有用的事情呢？

鄉下人對我的行動是如何地不滿呀！『尼姑講戀愛呢，尼姑給人家寫愛情信呢！』生在這世界上，必然會與人鬥爭才能生存的；如果不，那只有作乞丐罷，作和尚罷；好像是日本甚麼人說過這一類的話。那麼，我現在與人鬥爭了甚麼呢？如果我吃豬肉是沒有妨害人，講戀愛也沒有妨害人，別人爲甚麼不要我吃肉也不要我講戀愛呢？我感覺到：社會上不是強者便是弱者，中立，客觀是不可能的，若果自己甚麼都怕的人，那就是弱者；但是，像我這樣，死也不怕的人，我還怕甚麼呢？我要作我想作的事！

六 奇特的遭遇

田那面的龍媽媽來，一五一十地說個不休。她說近來這營兵住在我們的村上，是越更不成話了。買菜不給錢，田裏面的菜更是自己來挖了去；好些人家的雞都給他們偷完了。買米呢，他們給你一張條子，叫你拿這條子在營部裏去拿錢。條子拿了去，營部裏出來幾個惡狠狠的兵把你打一頓。

這些事當然是衆人皆知的了，還用得着她說麼？原來那不過是一個序言。她漸漸地說到本題，真把我驚了一跳。她說：

『李姑姑，這話說來真不好意思。我們隔壁李二家的，大兒子去年年底拉夫拉去還沒有回來。前天他二兒子又拉去了。可憐那兩老兒就靠着這兩個兒子吃飯。二兒子就是拉去當兵，不會再回來了』

。他兩老去找着劉營長求情，……這話真不好說……

——你說呀，甚麼話不好說。

——他們說李姑姑是李二的姐姐，……因為他們都知道劉營長喜歡你……現在劉營長要你親口去說一句李二真是你的弟弟他就放出來。李姑姑，你去罷，救人一命……」

這真是奇怪的笑話。我生平不但不認識李二，也並不認得甚麼劉營長；怎麼發生起甚麼關係來？「他」（？）喜歡我？而且大家「都」（？）知道？

自然，這一套把戲難道還不明白？這位營長沒有帶幾個兵來強迫我，已經是客氣了。但是我去還是不去呢？我不去一定會生事端的。去呢，這是多麼危險的遭遇呀？

『真的有甚麼李二關起來了麼？』

——不信回來你問你老師傅，她是認得李二的，真是一個老實人！

——好嗎，那就等老師傅回來再說罷。」

正在等師傅回來的時候，說是劉營長就帶了四個弁兵來找了。
天呀，我只有見他。

這位營長看他樣子雖有些滑稽可笑，尤其是他那鼻子底下缺了一塊肉恰恰露出一個牙齒更叫人忍耐不住非笑不可；但說話並不如我們所看見的一切軍人那麼蠻橫。

『李二是李姑姑的兄弟麼？』

——唔……

——那麼我一定放他出來。我是很佩服李姑姑的。我知道李姑姑學問人品很高尚。

——唔……

——唉，李姑姑，我今天有一點點問題請教……假如有一個在軍隊上稍稍有勢力的人，很誠心愛一個女子；但是這個女子因為不了解他不肯愛他，他就甘願犧牲一切無論如何非達到目的不可；你說他可以達到目的麼？

——我不知道，不過戀愛是不能強迫的。若果一個女子感覺到一個男人不可愛，她真把那男子看作狗還不如的。我總相信……不過，營長，我已經不想談這樣的問題了。

——若果這女子不依從他，他就會用最厲害的手段叫她非聽從不可。不然，就是用手槍把她打死。

——打死也是不行的？

——打死也不行麼？

他忽然兇惡的樣子出來了。我真怕了，我真不敢再同他辯論。不過還好，這一次沒有出事。他只說了一句：「你細細地想想」，他就去了。

不過自此以後，劉營長幾天總要來找我一次。我相信這樣下去我是萬分危險的。但是有甚麼辦法呢？我的生命就在那事情非產生一天結束罷！我生在這世界上，看着許許多多無聊的事，看見許許多多人類同我一樣只知道該掙扎而實際不能掙扎，那麼活着有甚麼用呢？

B的信忽然中止來了。劉營長最後給我的恐嚇信是由一個弁兵送到了。他明白地向我表示他的要求，他想同我結婚；他誠懇地向我說他家裏有妻子的，但他並不以姨太太看我，他有了我，他死也可以，他再也不願意回家了。他當了幾年營長，確實找了幾萬塊錢

……如果我允許，他可以同我正式結婚，我的師博方面早已說好了；如果不允許，他一定要採最後的手段……

李哲明的日記，就在這「段」字上突然中止，這是我記得很清楚的。我的推想是她後來一定還是不允許營長的要求，營長便以×黨罪名叫公安局逮捕她了。我把舊報紙拿來翻了一下，果然那時駐紮在縣的實在是一位姓劉的營長。只是考查日期起來，在李哲明被拘留後不四五天，那營長便調往別處去了。大約因此之故，案件才交了××委員會處理。否則我們相信會由營長告他而又由營長作保人保了出去放在另一地方去的。

在我離開四川的時候，李哲明的徒刑剛快滿期；據幾個外勤記者的朋友們說來，她瘦了，病了；而且在瘦與病之中，大家要強迫

她作十編反×的文字。說這樣的文字，是當作悔過書一般用的。在李哲明想，自己既沒有過又如何用悔呢？依她那話不肯屈服的性情看，她未必肯寫；但依她的身體看，她不寫便不能出獄，那能經得起那些折磨呢？

又想，若她出了獄，仍然還保存她那些想法；她豈不還同樣的苦惱麼？『類似這樣的問題，誰叫你去想他？』羅曼羅蘭說。李哲明若不聽羅曼羅蘭的話；我們還是贊成她在獄中折磨死的好。

一九三四年五月于上海

種二第書叢分九秋千

心的搖動

剖解新的在內名一

分九洋大價實冊每
分九號掛分一費寄

著者 金 滿 成

發行者 千 秋 出 版 社

上海卡德路
一五三弄四號

印刷者 大 方 印 務 局

上海卡德路
一五三弄四號

民國廿三年五月初版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